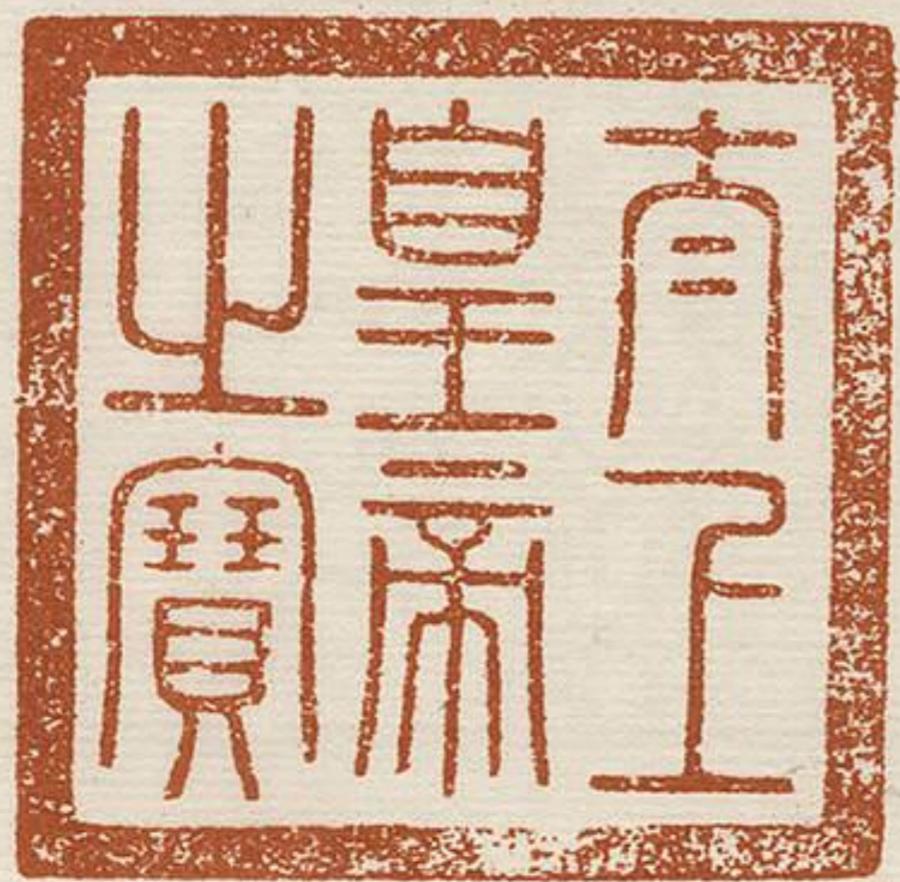


王
荆
文
公
詩
箋
註

七



王荊文公詩卷之十四

而
而
而

古詩

和甫如京師徵之置酒

鴈湖李

壁

批點

李子將北征。貂裘解亭皋。使君擁鳴駒。出餞載酒醪。
你詩寵行色。坐客多賢豪。信知大丈夫。能賦在登高。
陟此憂未已。強歌反哀號。問言歸何時。逮此
冬風颸。川塗良阻脩。筆轡慎所操。黃屋初啓聖。萬
靈歸一陶。諮詢及踈賤。拔取皆時髦。往矣果有合。

可辭州縣勞

王哲字微之時知江寧○蘇秦黑貂之裘弊○
詩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長歌之哀過於勸哭時
介父斬免母喪餘哀未忘○黃屋謂英廟
即位初也○漢梁竦州縣之戚徒勞人耳

別孫莘老

逢原未熟我已與子相知自吾得逢原知子更不
疑把乎湖上舟望子欲歸時泣然乃分散獨背東
南馳寥寥西城居邂逅與子期雞鳴入省門朱墨
來紛披含意不自得強顏聊爾爲會合常在夜青
燈照書詩往往竝衾語至明不言疲忽忽捨我去
使我當從誰送子不出門我身方羈縻我心得自

與子相隨隨子至湖上逢原所嘗嬉想見荷葉盡北風卷寒漪已懷今日愁更念昔日悲相逢亦何有但有鏡中絲

莘老名蕡高郵人胡安定之高弟是王今一革人與公素厚神宗欲革積弊竟言辨不可不革此詩之作父在公未變法之前○莘老嘗爲宣州大平縣令疑此是合肥簿薄秩入都注令尉○介甫後自羣牧出憲江東莘老時指在太平公集有與莘老一書論朋友切磨及蓋轩子事亦可見二公情分始未嘗不同後卒以論新法故

耳異

寄丁中允

人生九州間泛泛水中木漂浮隨風波邂逅得相

十四卷二

觸始我與夫子得官同一州相逢皆偶然情義廻綢繆我於人事疎而子久已脩磨礪以成我德大不可驕乖離今六年念子未嘗休豈不道相逢但得頃刻留歡喜不滿顏長年抱離憂古人有所思千里駕車牛如何咫尺間而不與子遊顧惜五斗米無辜自拘囚念彼磊落者心顏兩慙羞剡山碧擗擗剡水日夜流山行苦無巇水淺亦可舟使君子所善來檄自可求何時有來意待子南山頭

丁宝臣字元珍晉陵人嘗以太子中允知剡縣今詩題故称中允也元珍以文行稱東南多率者而湖杭尤盛多元珍所成就云○岱康傳東平呂安服東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介

用爲郵器元珍在荆故云咫尺。淵明豈能爲
五十六折腰。歐公元珍墓表言君治州縣聽
失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始治荆如
此後治諸暨以才行召用久在館閣

示平甫弟

汴渠西受崑崙水五月奔湍射萬矢高淮夜入忽
倒流磽岸相看欲生驚萬檣如山矻不動嗟我仲
子行亦止自聞留連且一月每得問訊猶千里老
工取河天上落伏礫遭沙巒無底土橋立馬望城
東數日知有相逢喜牆隅返照媚槐穀池面過雨
蘇簷垂簾欣然把酒相與閑所願此時無一訛豈無
他憂能老我村與天地從今始有林回事

閉門爲

謝載酒人外慕紛紛吾已矣

崑崙水黃河也。蒿矢猛矢也。○司馬相如宜
春宮臨曲江之隘即磽宇鉅依反。○老工水工
穀堵也。存中華談自汴流堙濶水皆高出堤外
足苟及此故以語平父晦翁在史院酒半嘗為
余誦此二句意氣甚偉。○戴酒楊雄事見前

憶蔣山送勝上人

蒼藤翠木江南山激激流水兩山間山高水深魚
鳥樂車馬迹絕人長閑雲埋樵聲隔急清月弄釣
影臨潺湲黃塵滿眼衣可濯夢寐悵悵何時還

退之詩水声激激風生衣

相國寺啓同天道場行香院觀感者

侏儒戲場中，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忻怨。

范忠宣言人非官賊只好作奉使借官看人之
更世亦何異戲者哉只作侏儒看又何所怨之有

馬上轉韻

此詩疑不
介甫作

三月楊花迷眼白四月柳條空老碧年光如水儘
東流風物看看又到秋人世百年能幾許柯湏戚
戚長辛苦富貴功名自有時簾瓢猝茹亦山雌

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閭閻
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麤詩意言鮚交
隱約貧困而泰然自足

乙巳九月登冶城作

治城即謝安之所登處見上注

欲望錘山岑
因知治城路
躋攀隱木杪
稍訖曾遊如故

遇劉貢甫

去年約子遊山陂今者仍爲大梁客天旋日月不
少留稱意人間寧易得天明徑欲相就語霰雲填
城萬家白冬風吹驥馬更驕一出何由問行迹能
言奇字世已少終欲追攀豈辭勦枕中鴻寶舊所
傳飲我寧辭酒或索吾顧與子同醉醒顏狀雖殊
心不隔故知今有可憐人回首紛紛斗臂穿

贛父名啟微弟也同中進士科治平末補繁薦
故可備文館中丞王綯御史蘇東坡辨之既試

入校勘而執政止優等當除直館時發爲屯田員外郎即神宗不爲
詔推求大祖諸孫曰孫屬近行高者爲天子以奉大祖傳
後發時爲大祖子孫不當猶官商曰十命執廟別商及禮諸侯不得祖天子以
卒祖子孫從祀主從不敍宗廟不敍十命而常從更置王大統所德在繼
勿降爵從不敍宗廟不敍十命而常從更置王大統所德在繼
或以爲可從祀主從不敍宗廟不敍十命而常從更置王大統所德在繼
之坐如敍言人可從祀主從不敍宗廟不敍十命而常從更置王大統所德在繼
勿降爵從不敍宗廟不敍十命而常從更置王大統所德在繼
昔在館下獫寧不敍宗廟不敍十命而常從更置王大統所德在繼
持其奏不敍宗廟不敍十命而常從更置王大統所德在繼
於中書舍人通鑑年亦爲辭職召請爲之謂講後大統所德在繼
朝爲同修資治通鑑年亦爲辭職召請爲之謂講後大統所德在繼
崇禎癸卯歲至是十七年而常從更置王大統所德在繼
務外制卒於清一治通鑑年亦爲辭職召請爲之謂講後大統所德在繼
於博學子通鑑年亦爲辭職召請爲之謂講後大統所德在繼
高明矣極今情卒於謹子自記歐陽六歲換不可開任國逆不當建言願得坐言
其在士代問陽是十七封任史史編分坐言願得坐言
職左固云該公始成初封任史史編分坐言願得坐言
如右宜竊博始成初封任史史編分坐言願得坐言
發備用以可在成初封任史史編分坐言願得坐言
所顧在謂以政而司府憲馬判職編修官宰相官舍
長問朝引備府憲馬判職編修官宰相官舍
實之廷按朝首已光元相官舍
先臣况衆廷薦士奏元相官舍
茲尤今材詢發訪辭請與辨史言破
亟彌縫曾李於刻召之言破

載乞留斂奏云按斂名聞一時身秉數罟文章
守道不回此自朝延之所知不待臣區區誦談
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蹇老新誦談
宜爲訓廷惜也斂成材祭公文有志之士所
長育十歲如斂得師直貫旁穿張成材祭公文有志之士所
施列郡吏畏豪視子塵水揮決矢飛二時書有問於子歸
然今日竟何有民云思又嘗誰與子仇敗不不受純羈並
刑却顧我還欲復欲興神子○又嘗誰與子仇敗不不受純羈並
中鴻寶苑傳上復欲興神子○又嘗誰與子仇敗不不受純羈並
其書更生神子○又嘗誰與子仇敗不不受純羈並
同也可憐人指不而書讀更生神子○又嘗誰與子仇敗不不受純羈並
甫如誦其以父仙遊山方德爲奇武術之帝索時事而
同也可憐人指不而書讀更生神子○又嘗誰與子仇敗不不受純羈並
子產曰人心幼祕○又嘗誰與子仇敗不不受純羈並
子中鴻寶苑傳上復欲興神子○又嘗誰與子仇敗不不受純羈並
其書更生神子○又嘗誰與子仇敗不不受純羈並
同也可憐人指不而書讀更生神子○又嘗誰與子仇敗不不受純羈並

佑玉

潼關西上古藍田有氣鬱鬱高拄天雄虹雌霓相

結纏晝夜不散非雲煙秦人挾斤上其輶親氣所
出深鑛鐫得物盈尺方且堅以斤試叩聲冷然持
歸市上求百錢人皆疑嗟莫愛怜大梁老佑聞不
眠操金喜取走踰深藏牢包三十年光祚隣里
驚相傳欲獻天子無由緣朝廷昨日鍾鼓縣呼工
琢圭寘神筵玉材細瑣不中權賈孫抱物詔使前
紅羅複疊帕紫檀發視紺碧光屬縣詔問與價當
幾千衆工讓口無敢先嗟我豈識庵與全

大平寰宇志藍田縣屬雍州
曰玉之美者曰珠其次曰藍蓋以縣出美玉故
名藍田又藍田山春秋元命苞雄曰虹雌
曰霓○至宝所在其上必有光氣新垣平言臣

十四卷

六

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斗○接國
史皇祐二年四月禮院言季秋饗吳天上帝及
五方帝於明堂當用四圭有邸青圭赤璋白琥
黝璜黃琮各一并薦饗景靈宮用四圭有邸
璧及詳開寶慶曆七年郊制吳天上帝玉用蒼
嘉玉預行修製詔官詳定神性玉及燔玉制
度以聞礼院又言若用景表尺即尚黍尺差近
思真玉難得大者請以本院先定依聶宗義所
說指尺爲度製造從之公此詩當是作於阜祐
初緣詩有神筵之語爲明堂設也○孝工記玉
人之事天子用全上公用龍鄭司農注云全純
色也龍當作厖厖雜色也

信都公家白兔

時歐陽公已位侍從
爵信都縣開國男

水晶爲營玉爲田常娥縞衣洗朱鉢宮中老兔兆
日浴天使素白宜蟬娟揚驕弭足桂樹間桂光如

霜亂後前赤鴉相望窺不得空疑兩瞳射日丹東
西跳梁自長父天畢橫施亦何有憑光下視且罔
繫衣褐紛紛謾回首去年驚墮滁山雲出入墟莽
猶無群竒毛難藏果亦得千里今以窮歸君空衢
險幽不可返食君庭除嗟亦窘令予得爲此兔謀
豐草長林且遊衍

備數可爾无甚得意

典略白兔者明月之精。莊子鵠不日浴而白
娥也抱朴子曰兔壽千五百歲其色白婢娟謂嬌
掩鬼也詩大東有捺天畢載施之行注畢所以
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爲狐計者不若走於平澤
詩稱得爲此兔謀必本諸此○金樓子狐白之裘
卒逸去疑公不欲違物性而縱之託言失之耳
公有思白兔雜言荅梅公儀憶鶴之作今附於

十四卷

七

此君家白鶴白雪毛我家白兔白玉毫誰將贈
兩翁謂此二物皎潔勝瓊瑤已憐野性易馴擾
修愛仙格何孤高玉兔四蹄不解奔不如雙鶴
能清唳低垂兩趨趁節拍婆娑弄影誇嬌嬈兩
翁念此二物者久不見之心甚勞京師少年殊
好尚意氣橫出爭雄豪清樽美酒不輒飲千金
海潮或被偷開兩家籠縱此二物令逍遙兔奔滄
然兩翁何以慰无膠纏鬢既凋老者事

去何由

一

車螯

車螯肉甚美由美得烹燔殼以無味弃之能久
存乎嘗憐其肉柔弱甘咀吞又嘗恆其殼有功不
見論醉客快一噉散投牆壁根寃能爲收拾持用

詒醫門

沈存中云車螯即魁蛤也。紹聖三年始詔福
唐為明州歲貢車螯肉柱五十斤俗謂之紅蜜
丁東坡所称江瑤柱是也。車螯是大蛤一名
蠚能吐氣為樓臺海中春夏間依約島嶼常有
此氣本草云殼能治瘡癰

其二

車螯肉之弱恃殼保厥身自非身有求不敢微啓
唇尚恐獨者得泥沙常埋堙往往湯火間身盡殼
空存維海錯萬物口牙工咀吞爾無如彼何可畏
寧獨人無爲父自苦含匿不暴陳豁然縱所如游
蕩四海湧清波濯其汙白日曬其昏死生或有在

豈遽得宜燔

似有所識○莊子公閑休冬則擷鼈于江○言
海之百姓亦善吞噬不獨人能捕爾也○言畏
禍大甚徒自苦耳不如蕩然肆志未必逢患也此言蓋有所託

與平甫同賦槐

冰雪泊楚岸萬株同飄零春風都城居初見葉青
青歲行如車輪蔭翳勿滿庭秋子今在眼何時動
江舲

甘棠梨

其棠詩所歌自足誇衆果愛其凌秋霜萬玉懸磊

言槐已实而未能歸○此詩八句而該四時全
不促迫而優游有余其妙如此○強解語

穠國夫盛採摘市賈爭包裹車輪動盈箱舟載輒
達杭朝分不知數暮在知幾顆但使甘有餘何傷
小而橢主人捐千金飭餽留四坐柑椑與橙栗在
口亦云可都城紛華地內熟易生火問客當此時
羈煩孰如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汎甘棠杜也又小雅有扶
之杜有曉其實則實者梨是也又山海經崑崙
有木焉其狀如棠而黃葉赤实其味如李而无
核名曰沙棠梨食之令人不溺亦甘棠梨之類
○圓而長曰橢爾雅贊
小而橢注謂狹而長也

獨山梅花

獨山梅花何所似半開半謝荆棘中美人零落依

十四卷

九

草木志士憔悴守蒿蓬亭亭孤艷帶寒日漠漠遠
香隨野風和裁不得根欲老回首上林顏色空

獨山在宣州溧水縣距建康屬耳又有獨水。
空者如空羣之空言上林花皆不足進

同昌叔賦鴈奴

鴈鴈無定棲隨陽以南北嗟哉此爲奴至性能懼
惻人將伺其殆奴輒告之亟舉羣寤而飛機巧無
所得夜或以火取奴鳴火因匿頻驚莫我捕顧謂
奴不直十字既尽曲折下又言嗷嗷身百憂泯泯
衆一息相隨入繒繳豈不聽者惑偷安與受給自
古有王國君看鴈奴篇禍福甚明白

寫宿於江湖之中令鴈奴圍而警察南人有採捕者俟其天色陰暗或无月時於瓦罐中藏罇持棒者俟其天色昏氣潛行游欲及之則略牽燭便藏之。鴈奴驚叫大者亦驚頃之復定又如前牽燭徐逼之更如是數四大者若怒啄之復定又如前牽燭者徐逼之更牽燭則鴈奴惧啄不復動矣乃高牽燭其燭持棒者奔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昔有淮南人張文公嘗著其詩話云鴈有小而善者謂之雁每羣宿之間捕鴈必先以計殺鴈奴然後羣鴈可得宋忠臣為國家計繩昏鷺情衆既下喜又兵姦之○詩哀鳴嗟此言既不用事敗相隨俱死如吳張悌唐王彥章類是也。

老樹

去年北風吹瓦裂牆頭老樹凍欲折蒼葉蔽屋忽

十

古卷

扶蹤野禽從此相與居禽鳴無時不可數雌雄各自應律呂我床撥書當午眠能驚我熙聒我語古詩鳥鳴山更幽我念不若鳴聲收但憂此物一朝去狂風還來欺老樹

三反四折終是母故

此詩託意甚深當是更張後作一本无其意未必此時一屋一作窟○梁玉藉僧祐之子也常游若邪溪賦詩其略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賦棗得燭字

種桃昔所傳種棗爭所欲在實爲美果論材又良木餘甘入鄰家尚得饑婦逐況余秋盤中快噉取

歷足風包匱未繙日顆皺紅玉贊草古已然幽詩
自宜錄綱懷青齊間萬樹蔭平陸誰云食之昏匿
知乃成俗廣庭觴聖壽以此參肴有敕願此赤心投

皇明儻予燭

王吉傳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後知之乃去婦○左氏女費不過棗栗以棗脩以告虔詩幽風八月剥棗○范蔚宗香棗膏昏鈍○梁蕭琛嘗侍宴醉伏上以棗授琛琛乃取棗擲上斗面中丞在席帝動色曰比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也琛曰陛下殺臣以赤心以臣敢報

飛鴈

奉使時作

飛鴈冥冥時下泊稻梁雖少江湖樂人生何必慕

十一

輕肥辛苦將身到沙漠漢時蘇武與張騫罵里生還但偶然丈夫許國當如此男子辭親亦可憐然善愁聞者猶不堪也沙漠中賦飛鴈不然自非然又誰爲語言至淺許有反覆无穷之味

王荊文公詩卷之十五

鴈湖李

璧

箋註

須溪劉

辰翁

批點

古寺

寓言十五首

不得君子居而與小人游疵瑕不相摩况乃禍釁
稠高語不敢出鄙辭強顏酬始云避世患自覺日
已偷如傳一齊人以萬楚人咻云復學齊言定復
不可求仁義多在野欲從苦淹留不悲道難行所
悲累身脩

其二

周公歌七月耕稼乃王術宣王追祖宗考牧與宮
室其棠能聽訟召伯聖人匹後生論常高於冉復
何實

小雅無羊宣王考牧也注厲王之時牧人之戒
度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
之數又斯干宣王考室也注謂察官廟羣寢既
成而葺之詩言此三者世以為迂緩不切而
不知政治必出於此且傷後生忽近務遠好高
論而卒无其实所以民被其害

其三

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繁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
生物羸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挫

宗并

余嘗見楊龜山誌譚載墓云公雅不喜王氏或問其故曰說多而婁麥無不易之論也世之爲奸者皆其一說可以自解伏節死誼之士始俟始余以勸言爲過今觀此詩不能無疑。周禮泉府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皆與其有司辨而授之荆公此句乃後日甫苗張本也平昔所論如此一旦得位自且舉而措之當時獨公先生劉貢父素與公書一書爭之最爲切至○周禮同共也謂民貨不售則爲斂而貨而斂賒注云同共也謂民貨不售則爲斂而賒者官當貸之孰有耕稼而不能贍者官當助員之民無貨則贍貧而予之孰有婚喪而不能之此公所以爲新法○公詩嘗云俗儒不即變廉並可無懼而此詩乃復以挫兼并爲非

其四

父母子所養子肥父母充欲富惟其子惜哉術之窮

卷二

二

霸者擅一方窘彼足自豐四海皆善家柰何不知農

卷二

二

陽子爲人父而摧其子繼利如子何○霸者謂冬私其曰如齊用管仲之類○管仲但設輕重魚鹽之利苟一時爾務農重穀乃王政也賈云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

其五

詭詭古之士出必見禮樂群游與衆飲仁義得揚摧心疲歌舞荒耳聒米鹽濁所以後出賢絕俗乃爲學

古所謂禮樂者莫非形見於歌舞之際仁義亦不出乎日用飲食之間後出歧而爲二荒於舞而不識禮樂聒於米鹽而烏知仁義其覩爲賢者必絕俗而後爲學豈知道無精粗之間步

小夫謹利害不講義與仁讀書疑夷齊古豈有

其六

人其才一建主所欲勢萬鈞求多卒自困餘褐及告民

東齊不食周粟謂其以臣而伐君此所謂求仁也俗薄乃妄意古無此事。蓮莊公一再用之

其七

晉晉俗所共察察與世違世有百善一疵惡皆歸就求無所得猶以好名譏彼哉負且乘能使正日微

史記申子之卒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者喜刑名法術之卒。言士之卒既廢一日爲公卿採其中無有也何能致升平哉以其本非在上之物故也忽貴不自期如唐鄭五朱朴之類

其八

始就詩賦科雕鏤文才成一朝復弃之刀筆事刑

十五已

名中材蔽末學斯道苦難名忽貴不自期何施就

升平

三十

其九

貞觀業萬世經營豈非艱其子一搖之宗廟靈幾
禪開元始聰明一眚奔岷山功高後毀易德薄人
有難

高宗不君武后專國後改唐爲周故言宗社之威靈幾盡。明皇始勵精致治晚荒惑播遷於蜀。如周家八百以德不以功以勤則易廢上德薄則不能庇民易以致亂故云人存難

其十

明者好自蔽况乃知我匹每行悔其然所見定萬二不求攻爾短欲議卅之失穢而舍其田辛苦亦何實

謂不自知而欲知它人

其十一

言美於湏更百世不可除一矣几席間惡名滿八區

劉璋

傳相公一矜其功叛者九國

曹操

轉自騎伐

天下

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游

天

下三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游

之

仰頭豈不惜乎此即

仰

詩百年一日之意也

其十二

二十五

四

鐘鼓非樂本本末猶相因仁聲入人深孟子言之
醇如何貞觀君從古同隋陳風俗不粹美惜哉卅
無目

陽貨篇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詩意言魯風易俗之本猶訛器以傳○孟子仁聲之入人深也事見禮樂志既欲從古又同隋陳言房魏之徒不足以興礼樂

其十三

好樂卅所共欲禁安能捨孰能開其淫要在仁以雅歐人必如已墨子見何寡惜哉後卅音至羨不如野

其十四

遊鯨厭海濁出戲清江渭風濤助翻騰網罟不敢
窺食。島洲渚間蠻蟻乘其機物大苦易窮一窮無
所歸。

李白枯魚過河泣詩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
濤落歸泥沙翻遭蠻蟻噬公詩意同此斷章未佳

其十五

猛虎臥草間群鳥從噪之萬物忌強梁寧獨以其
虎終機械得鳥亦彈丸隨山雞不忤物嘿與鳳
凰期。

初情共惡不必怨私憾而始然也。鳥噪虎者
惡其強梁也。然鳴猶有不平之心。若山雞之黑
則超然與物無忤矣。

十五已

五

舟中讀書

冉冉木葉下蕭蕭山水秋浮雲帶田野落日拗汀
洲歸卧無與語出門何所求未能忘感槩聊以古
人謀。

讀進士試卷

文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
物變今嗟未能於已空自咄流波亦已漫高論常
見屈故今倅儻士往往棄堙鬱皇陶叙九德固有
知人術聖母欲爾爲徐觀異人出。

漢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客生注鴻都門名也於內置亭其中諸生皆刺州郡三公舉召能爲尺牘詞賦及下書鳥篆者相課試至于千人焉言鴻都漢末之亂制始以詞賦等取入而隋唐因之不革如進士書判等科是也。咄歎也詩意言既未能变俗自尔不免由科第而造

自訟

孔子見南子子路爲不恠欲從公山氏勃鬱見色辭道如天之蒼萬物不能繙弟子尚不信况余乏才資明知古人仁語默各有時苟出不自慎果爲聽者疑白圭尚可磨駟馬猶能追一言成不知雖悔欲何爲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借此以明子路之不知聖人

彼狂

十五已

上古杳默無人聲日月不咸山川平人與鳥獸相隨行祖孫一死一百生萬物不給乃相兵伏犧畫法作後程漁蟲獮獸寬群爭勢不得已當經營非以示世爲聰明方分類別物有名夸賢尚功列恥榮靈僞目巧雕元精至言一嵒衆輒驚上智閉罔不敢成本說以文鳴之弊推論至此甚贊能言那因時就俗救刖黥惜哉彼狂以文鳴強取色樂要聾瞽震蕩沈濁終無清懷詭徒亂聖人泯豈若泯默荒蠶耕

言爭起於生育漸衆而不終。李賀三語似並老然詩末又罪諸子之著書者所稱至言荷所指乎。詩意言不能反刻以朴剝爲以真惟蘭時救之而已則點屢見別注。老子五色令人

目宣王音令人耳聾。恢詭謂異端皆有絕人
之才能持其說以惑人心曾不若泯然與衆也
宋入息而死於蠶耕之爲愈也

寄題郢州白雪樓

折楊黃華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
知音四海無幾人，况乃區區郢中小。
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能曉。
古心以此分冥冥，裡耳至今徒擾擾。
朱樓碧瓦何年有，棖桷連空欲驚矯。
郢人爛熳醉浮雲，郢女參差躡飛鳥。
丘墟餘響誰再得，欄檻該名復誰表。
我來欲歌聲更吞，石城寒江暮空繞。
謂每降愈下也

華子聞折楊黃華則嗟然而唉之

楚詞黃作皇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丁里

十五已

七

里

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是其曲弥高而和弥寡也。郢邊漢江上即石城也莫愁所生處。

聖俞爲狄梁公孫作詩要予同作

虎豹不食子，鴟梟不乘雄。
人惡甚鳥獸，吾能與成功。
愛有以計留，夫有勢不容。
吾謀適合意，幾亦齒牙銳。
時恩淪九泉，褒取異代忠。
堂堂社稷臣，近此孰如公。
空使苗裔孫，稱揚得詩翁。
一讀亦使我，慨然想餘風。

莊子天運篇虎狼仁也曰何謂也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上句指中宗下句指高宗兩句皆指武后言其殺子乘夫也。計留恐指相王夫謂廬陵王。梁公曾被來俊臣羅織下獄幾死後

置帛書少子楷文中傳至其家其子光歲上變則天召見得免死武承嗣霍勣可皆請誅之後不從賤彭澤令又后嘗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仁傑曰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常饗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始后感悟即日迎中宗於房州。詩翁謂瞿俞。傳燈錄云惡虎不食子

蒙亭

取易蒙卦義

隱者安所逢在物無不足山林與城市語道歸一轂
詩人論巨細此指尚局束頗知區區者自屏忍所欲
孰識古之人超然遺耳目豈於喧與靜趣舍有偏獨
命亭全何爲似乃畏驚俗至意不標揭閣名聊自屬
夏風簷楹寒冬雪窓戶燠春樊亂梅柳秋徑深松菊
壺觴日笑傲裙屐相追逐此樂已難言持琴作新曲

體道者宣靜兩遺何必偏於隱哉蓋遠迹林藪
者恐見紛華而動耳孰知至人遺物耳目不能爲
之累。安一作委。老子三十輻共一轂。樊
蕡也。後魏邢轡謂梁蕭深藻是蓆履少年。

和王樂道烘蠶

秋暑汗流如炙蟬敝衣濕蒸塵垢涴施衆蟲當
此時澤肉甘於虎狼餓咀齒侵膚未云已爬搔次
骨終無那時時對客輒自捫十百所除纔幾箇皮
毛得氣強復活爪甲流丹真暫破未能湯沐取一
空且以火攻令少挫踞爐熾炭已不暇對竈張衣
誠未過飄零乍若蛾赴燈驚擾端如蟻旋磨欲殺
百惡死焦灼肯負一凶生弃播已觀細點無所容

未放老葑然不墮。然臍邵鳩圭溢世焚寶鹿臺身
易舊冢中燎入化秦宛池上。惟隨遷葬坐彼皆勢
極就煙埃。况汝命輕侔涕唾。逃藏壞絮尚欲索埋
內。及滅誰復課熏心得禍爾莫悔爛額收功吾可

賀猶殘衆蟻恨未除自計寧能久安卧

事猥陋語精密

史記荀卿傳冬轂過髡劉向別錄云遇字作轔
輶者車之盛膏器也冬之雖盡猶有餘流言淳
于髡智不盡始知也。杜周傳內深次骨也柳文每一紀搔塵
奇注曰其用法深刻至骨也。而蠅蟲相弔大夏成而燕雀相賀。子云湯沐具其
已。王猛捫蟲而談世事。淮南子云湯沐爲蚤。
蟲所咬悉以赴火周顥傳曰阿奴火攻固出丁
策。董卓築焉于郿鄒曰萬歲鳩卓旣誅乃
卓於市天時始熟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乃
吏

然少置卓脰中光明達曙節是積日。史
紀紂兵敗紂走入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
上崇山墳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照火
求羊遺火焚其藏擲。昭公十八年子產使司
馬司寇行火所燄。注燃也漢兵攻莽火從夜
庭承明莽避火所燄。注燃也漢兵攻莽火從夜
拭於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又就車之天支即按
阮籍傳獨不見羣蟲之羸。注日之書。晉欲
阻也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占日之書。晉欲
乎壞絮白以爲吉。注也。抱也。額見澶州
朴子曰蚤蟲羣攻卧不獲安。

和農具詩十五首

田廬

田父結田廬聊容一身息。呼兒取茅竹。不借鄉人
力。起行廬旁朝歸卧廬下。多悠哉各有賴勿笑田

廬筭

即今觀穀寮也僅可容身而宿轉移無常所。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廬筭云中田田中也梅宛陵集亦有農具詩十五首蚕具詩十五首趙與公所賦同但韻不同耳梅云和孫端叟意必同時作。

颺扇

精良止如留疏惡去如擯如擯非爾憎如留豈吾客無心以擇物誰喜亦誰愠翁平勤簸颺可使糠粃盡

此如朝廷之賞罰陟因功罪賢否而施之初非出於好惡喜愠之私耳。孫綽嘗與晉鑿齒同行綽在前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樓種

二十五

十一

富豪種論石貧家種論斗富貧同一時傾瀉應心手行看萬籟空坐使千箱有利物博如此何慙在牛後

樵斧

百金聚一冶所賦以所遭此豈異鎔鋤柰何獨當樵朝出在人手暮歸在人腰用捨各有時此心兩無邀

耒耜

耒耜見於易聖人取風雷不有仁智兼利端誰與開神農后稷死般爾相尋來山林盡百巧採斂無

良

詩意言農稷致天下之大利。告殷爾則異此矣。幾於導淫侈之原也。乃繫辭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耜之利以敦天下。蓋取諸益。蒙曰。風雷益。

錢鑄

於易見耒耜於詩聞錢鑄。百工聖人爲此最功不薄。欲收禾黍喜先去蒿萊惡。願因觀器悟更使臣工作。

錢子錢切。錢鑄古田器也。鑄鑄耘田也。
○考工記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耰 耘

鍛金以爲曲。採木以爲直。直曲相後先。心平始兩

十五卷

十一

得秦人望屋食。以此當金革。君勿易。耰鉏鋤鋤勝
鋒鏑。

漢吾丘壽王傳。民以耰鉏。笠挺相撻擊犯法滋衆。莊子天運篇輪扁曰。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過秦論曰。陳涉以戍卒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鉏耰棘矜。不敵於鈞戟。長鋤言陳勝起時。但持此攻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注鋤與鋒同。即箭簇二注。

比過秦論二注

櫛櫛

蓑薜也

采采蘋露。披披煙雨中。茅蒲以爲友。短褐相與同。勿茹市門人。綺紈被奴僮。當歛邊城戍。擐甲袒春冬。

齊語時雨既至挾檜刈稊鋤以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襪體塗足暴其琴
史記刺繡紋不如倚市門。左傳文公第擐甲胄

脣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田野茅蒲簷笠也。

臺笠

耕有春雨濡耘有秋陽暴二物應時湏九州同我
服孰爲生少慕得此自云足君思周伯陽所願豈
華轂

詩彼都人上臺笠據鄭氏曰臺夫湏也以臺
皮爲笠陸機草木疏云舊說夫湏莎草也可以
爲蓑笠孔氏曰笠可禦暑因可以禦雨。史記
老子字伯陽本傳云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
時則蓬累而行。索隱謂蓬累笠也。

耕牛

朝耕草注注暮耕水滴滴朝耕及露下暮耕連月
出身無一毛利主有千箱實晚彼天上星空名豈
余匹

詩小雅大東晏彼牽牛不以服耜。
司馬相如上林賦漏滴澑澑音决。

水車

取車當要津膏潤及遠野與天常斡旋如雨自灑
瀉置心亦何有在物偶相假此理乃可言安得圓
機者

極其主張不及抱甕家是

天文志天体左旋圓機謂車形圓也。漢陰老
人抱甕而灌子貢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
若流其名桔槔老人曰閭有機事必有機心吾
非不知羞不爲也公詩意取子貢而與老人異

文仲子曰安得凶機之士
而之共論九流哉

占星昏曉中寒暑已不疑田家更置漏丁晷亦欲
知汗與水俱滴身隨陰曇移誰當哀此勞往往奪
其時

東坡遠景樓記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
出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
青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
之聽七月既望載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賈羊
豕酒醴以祀日祖觀此詩則田之有漏江西蜀
中皆然占星昏曉中事見月令唐李紳詩
種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珠粒粒皆辛苦

耘鼓

卷五

十二

逢逢戰場聲壤壤戰時伍日落未云休田家亦良
苦問兒今隴上聽此何莽鹵昨日應官繇州前看
歌舞

莊子曰予昔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實亦鹵莽而
穀予東坡詩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
城中蓋病新法之擾也今觀公廳官繇
之語豈無後人乃亦以此識公乎

牧笛

綠草無端倪牛羊在平地茅綿杳靄間落日一橫
吹起遙送逸響誕漫寫真意豈比賣餠人吹簫販
童繩

莊子不知端倪○橫吹軍中之樂此特指笛可
○詩蕭管備率注簫編小竹管今賣錫者所吹

牛衣

百獸冬自煖獨牛非羸毛無衣與卒歲坐恐得空牢主人覆護恩豈啻一綈袍問爾何以報離離翁

東臯

詳見律詩王章注。莊子達生篇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筭坐愁得空牛慮牛寒而仆也。范睢傳睢微行敝衣以見須賈賈意良之曰危收一寒如此哉因取一綈袍以賜之。

王荊文公詩卷之十五

王荊文公詩卷之十六

鴈湖李

壁

箋註

古詩

須溪劉

辰翁

批點

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

微之出守秋浦時推冰看擣萬縠皮波工龜手咤
今漾魚網肯數荊州池霜紈奪色價不售虹玉喪
氣山無輝方船穩載獻天子善價徐取供吾私十
年零落尚百一持以贈我謹清詩君寧又寄金穀
地方孰賜筆磨坳螭當留此物朝上國日侍帝側

書新儀不然名山副史本褒拔元凱誅窮奇咨予
文章非世用畫鏤空爾靡冰脂揮毫才足記姓名
竊李文耻從師宜忽忽點汙亦何忍嘉貺但覺難
爲辭篇終有意責趙璧窮國恐誤連城歸傾囊倒
篋聊一報安敢坐以秦爲雌

晉書贊謂蕭子雲書窮万卷之皮莊子不龜手之藥。盛弘之荊洲記曰襄陽縣蔡倫宗其中具存傍有池名蔡子池論漢順帝時人始以魚網造紙縣人今猶多能依紙蓋倫之遺業。唐志天子御正殿二史分左右立有命則俯陞和墨濡筆皆即勑處在內閣則分立第二螭首在京師左氏八元八凱窮奇擣杌揚次公鹽捐功。項羽傳籍少時李其文若鏤冰畫脂費日。項羽傳籍少時李其文若鏤冰畫脂費日。

曰書足記姓官爲最每書輒削而焚其紳遂以書名此言竊李謂之酒候其醉而竊其紳梁鼎乃益爲版飲久按師宜官南陽人時天下工書者皆聚於鴻都門至數百人稱宜官爲首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今詩止稱師宜去官字蓋祖晉贊誤史記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無意償城以十五城易璧蘭相如奉璧奏秦王道亡歸璧趙孟嘗君傳馮驥謂秦王曰天下之士入秦者莫不欲強秦而弱齊入齊者莫不欲強齊而弱秦此睢魏之國也勢不兩立秦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

夜雲不見天況乃星與月簫蕭暗塵定坎坎寒更

十六卷

二

發樓歌客尚飲酩酊不畏雪巷哭復有人鄰風送
幽咽紛然各所遇悲喜孰優劣君方感莊周浩蕩
擺羈綬歸來亦置酒玉指調絃撥獨我坐無爲青
燈對明滅

南州人聞羊祜喪罷市哭聲相接。絃撥二物
也鵠絃鐵撥琵琶以鵠雞筋爲絃鐵爲撥

送子思兄參惠州軍

汰汰曲江水天借九秋色樓臺飛半空秀色盤韶
石載酒填里闈吹花換朝夕笙簫震河漢錦綺爛
冠幘地靈瘴癘絕人物傾南極先朝有名臣卧理
訟隨息稍稍延諸生談笑顧賓客子來適妙年謁

入交履鳥寂寥。九齡後此獨望一國虞翻禮丁覽。
韓愈俟趙德。孤岸鎮頽波。俗流未易識。我方文襟
中。旋逐旌旗蹟。去思今豈忘。耳目熟遺跡。更含殷
勤言。俛仰問乖隔。當時府中兒。侵尋鬢邊白。下帷
雖著書。不救寒餓迫。謂宜門闈士。官路又烜赫。奈
何猶差池。更捧承祿檄。驥摧千里蹄。鵬墮九霄翮。
人生無巧愚。天運有通塞。試觀馳騁人。意氣宇宙
窄。榮華去路塵。謗辱與山積。優游祿仕間。較計誰
得失。送君強成歌。陟岵翻感激。

韶石見別注○馬援鑄銅柱以標南極之勲○介父父楚公嘗爲韶州此言名臣謂楚公○曲江公韶州人言子思可繼

十六卷

三

之○虞翻傳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任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為友善終成顯名韓趙已見別注○

趙此家小兒被曰文蓀○董仲舒下帷講道○捧檄見涓涓乳下子注○韓詩載華不端眼咎責塞兩儀公詩類此

送董宿懿歸吉州

我來以喪歸。君至以謫徙。蒼黃憂患中。邂逅遇於此。去年服初除。聽赦相助喜。看君數歸月。但盈兩三指。茫然冬更秋。一笑非願始。藍輿楊柳下。明月美蕖水。僮飢屢窺門。客罷方隱几。是非評衆詩。成敗斷前史。時時對奕石。漫浪爭生死。送迎皆幅巾。設食但陳米。亦嘗賦篇章。揮翰疾萬笑。君豪才有餘。我老憊先上。東城景陽陌。南臯養長干。紫欲斲三畝。

顧於焉寄殘齒。經過許後日。唱和猶在耳。新恩忽捨我。欣悵生彼已。江湖北風帆。接旆即千里。相逢知何時。莫惜縑與紙。

公嘉祐八年八月丁母憂時爲知制誥觀詩意董由迂謫來金陵嘗從公游此詩送其歸鄉蓋赦後一年乃得歸。莊子在宥篇焉知桀跖之不爲鶩矢也。注鶩矢之猛者崔本作蒿。○景陽宮在臺城內。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金陵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民庶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亞是地名

八月十九日試院夢冲卿

空庭得秋長。漫漫寒露入幕。愁衣單。喧喧人語已成市。白日未到扶桑間。求慘所好却成夢。玉色疑

驛開心顏。逆知後應不復闇。談笑明月相與開

十洲記云扶桑地方萬里多生林木其葉如桑長者數千丈兩兩同根偶生故名扶桑

平甫歸飲

無田士相爭。亦以廢燕樂。我官雖在朝。得飲乃不數。詩書向墻戶。賓至無杯杓。空取上古言。醻之等糟粕。有如揚子雲。歲晚天祿閣。但無載酒人。識字真未博。叔弓歸自東。一笑堂上酌。繙餘不及客。兒女耶。相歌高談非世歡。自慰亦不惡。寄言繫華子。此趣由來各。

在館中時作。公自言識字不多。戴釆而問。答少。此近於戲也。然識字亦豈易哉。漢之諸儒比

肩立而揚子雲獨以識字标韓公以道德文孝
伏一世而猶自謂尤爲文字宜略識字推此可
知其非易也介甫登科爲淮陽簽判時韓魏公
作鎮嘉州一裁以法津往不從介甫官滿既
義爭事公一裁以法津往不從介甫官滿既
羣寮亦下識公書書中多用古字公不能識持示
大有人獻公難字介甫聞之怒以爲輕已疑此句有激而云
難字出只晁景迂晚年嘗語人云日謀識十五字景
迂博學多識未見其比晚年衰病尚勤如此可以爲法也。鄭谷詩一年流淚同方望相思各

荅陳正叔

天馬志萬里駕鹽不如閑壯士困局東不如棄之
完利行有阨轍勢涉無恬瀾明明千年羞促促一日
歡孰肯避此出引身取平寃超然子有意爲我

卷五

五

歌考槃亭方慕孔氏委更父盤相得失未云殊聊
各趨所安

前漢禮樂志渥洼馬歌六一况天馬下志誠儻
情權奇体容与弛万里又戰國策夫驥服盐車
上大山中坂迂延負轍不能上指樂下車哭之者也○退之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之不盡不如不用○陸士衡豫章行促促薄暮景注促促短貌

過食新城鷄

他年過食新城鷄枕藉缸中載親友今年却到經
行處獨坐昏煙對舞柳甘酸向口無所適半落盤
飧與樽酒水房玉節謾自好欲御還休涕垂手曾
參宦季居常近陽城離別初不入人間此願爾未

能西風落日空回首

劍伶酒德頌枕麪藉糟○寢天子傳臣王母獻素蓮一房○家語曾參齊嘗聘欲去爲卿而不就同吾父母正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也○陽城烏鵲子繁酒引諸生告之曰所斬者所以卒爲忠孝孝也諸生有文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輩不歸者凡之公蓋以此教人詩所引恐此事

明州錢君倚衆樂亭

使君幕府開東部名高海曲人知慕艤船談笑政即成洗滌山川作佳趣平泉涪湧銀河注想見明星弄機杼載沙築成天上路投虹爲橋取孤嶼掃除荆棘水中央碧瓦朱甍隨指顧春風滿城金版

舫來看置酒新亭上百女吹笙綠鳳棲一夫伐鼓

靈鼴壯百女自多夫恨少安期羣門相與遊方丈蓬萊不

更求酒酣忽跨鯨魚去陳迹空令此地留

君商名公輔州有善政自明召入爲脩注公嘗奉以自代○唐世拜相禮讐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禁城至其第名沙堤○列仙傳安期生琅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漢郊祀志李少君言蓋嘗蓬萊中合則見不合則隱後來大亦言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羣門之屬顧以臣爲戲不信臣入名予高也

愛日

便窮時作

鴈生陰沙春冬息陽海澨冥冥取南北豈以食爲

累空予愁病羸鄙朴人所戲無才治時難量力當
自棄豈知塞上霜飄然亦何事高堂已白髮變白
負明義烈風吹平原秣馬聊一渴含懷孰與語
仰屋思嘆喟孟母知身從萊妻耻人制一肉儻易謀

萬鍾非得計

揚子孝子愛日愁風當作悲風。孟母事見列文傳宋妻事詳見別注。曇曾之奏河必方達

荅裴煜道中見寄

煜慶曆六年省元藻賈藏稿

君游苦數歸苦晚一驛險有千里遠知君陟降旦
暮間馬力不勁厭長坂兩脚墜地花枝低風頭入
溪蒲葉偃此處登臨柰愁瓊樹森森遮疊嶂

餘寒

餘寒駕春風入我征衣裳捫鬢毳得凍蔽面尚疑
割士耳恐猶憚馬毛欲吹僵半持有失箸疾飲無
留湯曠曠扶桑日出有萬里光可憐當此時不濕
地上霜冥冥鴻鴈飛北望去成行誰言有百鳥此
鳥知陰陽其時有必至前識聖所臧把酒謝高翰
我知思故鄉

漢書上聞韓上信降匈奴上將擊之連城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十二三傅玄詩嚴風戯入耳素雪隨曉疑○而京雜記漢元封二年大雪深一丈野中鳥獸皆死牛馬蹉跎如蠶○先主方食不齊失匕箸言方寒辛凍至不能執捉○言日薄不能使霜消詩雨雪瀌瀌

見覘日消。
前識謂先見。

憶鄴縣東吳太白山水

亦名孤城

孤城四首一作望詎幾何憶得好處長經過最思東山春樹靄更憶南湖秋水波三年飄忽一作百如夢寐萬事感激一作乘闌徒悲歌應須飲酒不復道今

夜江頭明月多

韓詩一年月明今宵多
又有酒不飲爭柰明何

和微之藥名勸酒

赤車使者錦帳郎從容珂馬留閨坊紫芝眉宇傾一坐笑語但聞雞舌香藥名勸酒詩實好陳蠶爲

我書數行真珠的饒鳴槽牀金鑿琥珀正可嘗史君子細看流光莫惜覓覓醉衣淋浪獨醒至死誠可傷至比不類藥各但資痛快歡華易盡悲酸早人間沒藥能醫老寄言歌舞衆少年趁取烏頭未白前妙

此湊藥名爲詩陳亞嘗有藥名詩云風月前湖近軒牕半夏涼藥爲臘寒呵予下农婦春瘦縮莎葛並元帝皆有藥名詩庚有吾沈約亦各有首至唐張籍爲離合詩有云江皋歲暮相逢薑君知以此觀之則藥名詩初不始於亞矣此豈丈夫意哉赤車使者從容見既別羊王二郡詔大如鰻皮黃黑而骨白以爲馬飾生南海三省故事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使氣芬芳母丁香亦名雞舌香○陸龜乃水中小

古今取以爲紙名。古紙見本草草部。眞珠出
廣州。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
歲刺史親往監珠。戶入池採。老蚌割取珠以充。
眞珠史君子形如施子。稜瓣深而兩頭尖。亦似
物。因號爲史君子獨醒草。各酸棗生河東川。
澤樹大如大棗實無常形。味酸者是。沒藥生
波斯國。以安息香黑色。貫衆生玄山山谷。苗
似狗脊狀。如雉尾。烏頭葉厚莖方中空葉四
四相當。與蒿相似。白前苗似細辛而大色白易
折。生洲渚沙磧之上。金攫子今之刺榆
子。松脂千年爲茯苓。又千年爲琥珀。

客至當飲酒二首

結屋在墻陰。閉門讀詩書。懷哉平生友。山水異秦。
吳林蔽崇荆。豈無馬與車。窮通適異趣。談笑不
相忘。寧復求古人。浩蕩與之俱。客至當飲酒。日月

無根株

偷悅也。謂語不相投也。張籍青天蕩蕩高且
虛。上有白日無根株。流光轉出還入地。使我少
須臾。不

其二

天視兩輪光。環我屋角走。自從紅顏時。照我至白
首。纍纍地上土。往往平生友。少年所種樹。礧砢行
復朽。古人有真意。獨在無好醜。冥冥誰與論。客至
當飲酒。參差跌絕。

列子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輪及中。總如盤蓋。
此不爲日初出去人近。日中時去人遠乎。杜
詩。日月双車轂。纍纍謂塚。楊王孫傳。歸者
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真冥冥亡。

形亡聲詩意言人往運而
生乘化而盡無獨存之理

乙未冬婦子病至春不已

天旋無窮走日月青髮能禁幾回首兒呻婦嘆冬
復春強欲笑歌難發口黃卷幽尋非貴嗜藜牀穩
卧雖貧有二物長乖亦可憐一生所得猶多苟

乙未爲至和二年公時爲羣牧判官被使畿內
後二年卒來常州以出。尔雅二十八宿乃諸
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日月五星則
右行日行一周天月行一月一周天○許
平盜跖篇除病瘦憂患其中開口而啖者一月
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黃卷藜牀非謂無此
二物也不能盡其樂耳○南史江數談婚喪至
於夜赤月而弄琴書棋奕而披卷一生之內未
此長

強起

十六已

十

寒堂耿不寐轆轤聞車聲不知誰家兒先我霜上
行歎息夜未央呼燈置前櫨推枕欲強起問知星
正明昧旦聖所勉齊詩有雞鳴嗟予以羈食更覺
負平生

負平生

詩女曰雞鳴日昧旦
子與視夜明生有攔

飲裴侯家

裴侯飲我自向中四坐賓客顏皆紅掃除高館邀
我入自出蘿麥憐民窮天邊眼力破萬里桑麻寥寥
山四起野心探尋殊未已更欲渝衣北城水忽覺

碧櫻櫻桃懸下馬恣食不論錢赤星磊落入我眼
恐是半醉遊青天裴侯方坐塵沙裏殺身救物當
如此我曹偶脫簿領間何忍愛惜一日閒且歸拂
席飽眠睡明日更看滁南山

自識自莊
殊有襟度

淮時語意可知也

送謝師宰赴任楚州

珠玉不自貴故爲人所憐賢愚亦如此好惡有自
然聞子欲東南使我抱憂一作幽悄父風沙土中甘
與子留連大梁非無客跪起廢食眼相看獨不厭
以此知子賢襄氣口難強壯心方少年才高豈易

得、助子在雕鐫

師宰陽夏公絳之子陽夏四子
景初景溫景平景回此景平也

其二

昆崙一支流向東七月八月虹如風愛君少壯此
行樂恨我留連成老翁神頭兩岸水無窮伏盤荷
花滿眼紅當時不得君携手今日山川在眼中

謂汴水也流入淮故言東。魏文帝与吳質書
曰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神州地名

次韻遊山門寺望文脊山

宣城百山間文脊尤奇峯拔出飛鳥上圖畫難爲

容聞昔有學人捫蘿追赤松遺形此古室孤坐鹿
裘重人去邈不反洞壑空藏龍側行蒼厓煙俯仰
求靈蹤遊者如可得甘棄萬戶封安能父塵土傾
倒相迎蓬

文脊山一名曷山在寧國縣西三十里。赤松
古仙人也。按晋書隱逸傳璽瑜先生皆不得
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嘗居宣城郡界
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名焉大司馬桓溫嘗
造之既至見先生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許色
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虎爲之贊
竟卒於山中

疥

浮陽燥欲出陰濕與之戰燥濕相留連虫生乃投
間搔膚血至股解衣燎爐炭方其極人時更自無
可憲呼醫急治之莫惜千金散有樂即有苦惄心
非所願

昭公二十年齊侯疥遂沾染元云疥音瘻兩日
發之瘻杜預注云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瘻已
舊河爲復言遂瘻乎。說文曰疥瘻也周礼
古疾醫曰夏时有疥疥病礼記月令民多疥
莊子樂未莊子樂未也哀又繼之

文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方舟穩載獻天子酈食其傳方
船而下師古曰方舟也

王荊文公詩卷之十六

蘇軾書

